

仿佛居士陆锦川◎著

程栋◎整理



禅，理也，外似荒唐，内实可观。
但能明其理则禅自可见，若欲求索而得，
何处有禅？

仿佛居士说

《坛经》

仿佛居士说 《坛经》

仿佛居士陆锦川 著

程 栋 整理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仿佛居士说《坛经》/仿佛居士陆锦川著；程栋整理.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5.8

(学禅阶梯教室)

ISBN 7-80130-988-X

I. 仿... II. ①仿...②程...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②坛经—研究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699 号

责任编辑：韩金英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170×23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97 千字

印数：7000

版次：2006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988-X/B·66

定价：26.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仿佛居士陆锦川先生，古道家太极门独脉传人，今中华太极学之立学者与授学者，中华秘传气治医学之承传者，气道金针学之理行创立者。

父师陆明，乃玄一先生，世代书香，武医传家，故幼承庭训，经文习武，内承家传旧学，外习学校新学，于少年之时，即已透破有碍。稍长更外出游学，参访明德，历练世行，饱经磨难，终能博通内外，学贯古今。

先生本业岐黄，弱冠便能悬壶济世，不仅精通中医，了解西医，业医四十年来，尤以善治疑难痼怪著称，医术被视为神技。

国学大师仿佛居士访问台湾，引起台湾高校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宗教系，以及社会的学术界、宗教界、气功界、中医界、运动界等热烈追捧，其著述数十种风靡台湾。为饷国内上千万的禅学爱好者，我们以出版书的形式，开设“学禅阶梯教室”，这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国界的智慧学堂。

仿佛居士先后出版的著作有：“仿佛谈道录”之《浅谈修炼》、《菩提与无为》、《无中生有》、《静极生动的能量》、《圆融的太极妙理》共五册，以及《慧能大师传》上、下、《慧能大师禅心印》、《慧能大师坛经解》、《本如当来——仿佛如是说金刚经》、《仿佛哲老——太极格解道德经》、《中医望诊相法秘要》、《九灵经·气功经合璧》、《六祖坛经的智慧》、“养生修真证道弘典”系列十二册、《气道》等。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装帧设计 / 金爽

读者信箱: hanjinying3366@sina.com

《仿佛丛书》自序

名称缘起

忆昔于释说老子《道德经》时，尝有论谓：

凡所为学，莫不有道！

何以故？盖稽道之为义，本赅人类思维之一切知见，固不论入世出世，方内方外已。

以故，仿佛之如是著述，兹皆统称论道，亦无问科学神秘，生命生存矣。以故，向昔之著，乃有《仿佛谈道录》之称名。

今岁，有编梓者谓仿佛曰：先生之著，日益增多，亟须定一名称以统之。自兹，统一谓之曰：《仿佛丛书》，如何？予然之。

为仿佛之今昔著述，不外两端：

一曰文著，文著者，仿佛之手书辑订也；

二曰言著，言著者，仿佛之论谈编撰也。

文著类作，是所谓《仿佛笔丛》，殆信笔由兴之述也。

言著类作，是所谓《仿佛谈丛》，殆信口由感之述也。

其《仿佛笔丛》者，是即仿佛之手书辑订类也。此丛书之述，系仿佛于各别学科、各别领域、各别境界、各别知解、各别情趣、各别觉受之各别学识，殆有感而发、有见而论之端述，盖仿佛于不同境受之析学论道之学识丛述也。

斯《仿佛谈丛》者，殆即仿佛之谈论编撰类也。此丛书之述，系仿佛与各别学科、各别领域、各别境界、各别知解、各别情趣、各别问难之各别学者，解经论义、析学谈道之言指，盖仿佛之与不同时空之学者谈道讲学之丛述也。

两类述作，已而汇而成集，集而成丛，是为仿佛笔丛、仿佛谈



丛——合之殆可曰：仿佛丛书云。
是为识。

仿佛 时壬午岁末于泰京

目 录

讲经缘起	(1)
书名释说	(2)
讲经缘起	(9)
慧能自叙身世	(12)
慧能作偈，五祖传衣	(17)
慧能讲定慧法门	(58)
慧能讲一行三昧	(64)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75)
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	(92)
三身佛与四弘愿	(108)
慧能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	(124)
慧能为使君答疑	(143)
慧能为志诚说戒定慧	(161)
慧能为法达说《法华经》	(165)
慧能为智常说四乘法	(172)
慧能答神会问	(174)
慧能为弟子讲三科法门与三十六对	(179)
慧能辞世留偈颂	(186)
慧能灭度	(200)

讲经缘起

1998年8月，仿佛先生游经广西，于龙城柳州为诸学者讲解《坛经》。此次讲解所用《坛经》版本，为中华书局1983年首版、1997年重印的郭朋校释敦煌本。先生此次讲经，系依《坛经》经文序次，随文串讲。讲述之际，自然随机，逐句逐字，随口演释，厘清杂芜，答诸疑问，化释迷情，明示真义。

讲经过程中，太极学者与仿佛先生时时有问疑答惑之举。以故，答问与解经，常是水乳交融，相照相映，自然穿插，相得益彰。

文中仿佛先生，以“师”称，诸太极文化学者，以“生”称。

二日讲说，共约十小时。

兹将此次讲经，记录整理成文，以飨海内外学者。



书名释说

(坛经原文)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
施法坛经。

师：今天我们开始讲《坛经》。历来讲述，兹应先从经名讲起。

《六祖坛经》这本书的这一名讳经称，不言而喻，应该是后人加的。

为什么？我想，当年六祖在讲经之时，当不会把自己的讲话，即尚未成书的某次说法便名之曰“经”！显然，他当时是不可能这样说的。

再者，他当时的这一番说法，还只是随兴讲经、应俗说法，是所谓一席谈，并不能算他的精心著述，或期以刊刻传世，所以这个“经”字，应当是后人奉加上去的。确切地说，是他的学生或后世之尊奉者加上去的。

书而称“经”，古来便不是寻常事。大凡要成为一本“经书”，成就一册典籍，都必须得到当时或后人的首肯认可。六祖的学生把六祖讲的即兴说法奉为佛学经论以后，后人承认了，这样，它也才能成为公认的“经”。当然，不论是著述者自己标名称经，还是旁人后世追认称经，你的那本书都必须像个经，不然后人就要笑话你：这也能叫“经”？如果后人都笑话你，那就不可能成为经论传世。

这本《坛经》的全名，叫《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南宗顿教——既然称名之曰“顿教”，那么这本书便应该是慧能身后之后人所辑编，甚至可以判定为是荷泽禅师无遮大会前后之事，或者是慧能生前已初步成书，复又为后世崇奉者所加尊！因为慧能生前不可能声称自己的佛法是对抗北“渐”的“顿教”！

这个荷泽禅师亦即神会，他少小在慧能大师那里学道。就在他十三岁

的时候，有一天，早课甫毕，慧能即席聚众解经讲法，随机出了一个考题——就是说，慧能凭空生了一问，希望能用这个问，去启导被问者的心悟灵性，看看僧众们这个心灵，这个灵台，这个门缝，打得开打不开。

无头无尾，无向无背，无名无姓，此是何物？

慧能当时如是问道：“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向无背，无名无姓。你们认不认得这是何物？”

此问一出，突兀奇异，所有的人一时都不知所指，尽皆默然不敢应答，都在想：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像什么东西呢？不知道。

是啊，你只要把世间的东西想一想，就会发现，世间的任何存在，都不会不落这六个对待：一个是头，一个是尾；一个是向，一个是背；一个是姓，一个是名。只要它是存在的，一定会落此对待。

如果有人问，也许会有一个我从来不知道、也不认识的东西是这样的，它不落这六个对待！可这种回答，已然没有意义了。因为慧能所提的问题有个前提，他说的是：吾有一物——我这儿有一个东西。他有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东西是常人都能知道、都能看到，甚至都具备、都有的。比如你看到一座山，这座山就有向背、有名字，你看到动物、植物、田地、河水、乃至天上的云、地上的风……，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来自万有，只要是存在于万有的，它都涉及有头有尾、有向有背、有名有姓这六大对待。所以，不管你说什么，怎么说，最终都会落到头尾、向背、姓名这六个义指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凡有皆必落对待之故。

当时，在场的人都去参这句话，向有寻究：这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参不出来。

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只有神会，不落有执，不着诸相，不执人我，乃能恍惚有悟，脱口而出：“这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神会答得妙。妙就妙在第一句说的是“诸佛之本源”——不是我，看

到没有？——是诸佛之本源。他不是说我的本源，我的佛性！

何以故？因为慧能讲的是“吾有一物”，我的东西，怎么会和你有关系呢？但是，神会这么一解就不同了：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人的，它是诸佛之本源——那么，自然也就包括了我，当然也是神会之佛性——这便落在自己身上。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就是他回答的机巧微妙处——他不着落，入于见执。他没有直接说：这就是我的佛性。如果他这样说，慧能就会问：我明明说的是我有一物，你什么时候拿去了？那可就不圆融、不灵悟了。所以神会说：这是“诸佛之本源”——佛我一体，而涵盖“神会之佛性”。大家看！一个是本源，一个是佛性。本源、佛性是一体的，所以本也就是性，性也就是本。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

慧能说“吾有一物”，物，是实在的。因为人世间，都好以实在的物作为实相，又因为这个也是实在的，所以使用物来比喻。

但是，你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这个“物”，并不是我们六根能感知到的那种实在的物件东西，或者说是六根向外能感知到的客体性实在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这样的东西，那可就错了。

所以说，当你要感知悟见这个诸佛的本源，神会的、慧能的佛性，或你自己的佛性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使自己的知解落入对待性世见执缚。

慧能当时一听此言，心下欢喜，能说出这种话，说明这小和尚已经悟了。可是他现在年仅十三四岁，还没有阅历，还缺乏智慧，缺乏社会人生的种种历练！虽说见有所悟，但悟而不彻，日后易致迷复。这……

是啊，你确是一颗莲花种子，生来洁净高贵，可还没有进入污泥，还没有生根发芽，抽茎成长，开花结果，这还不能算了得正果，所以还必须把你放回到污泥中去走一回，来个八卦炉中炼金丹。现在，与其把他留在身边，还不如把他赶出去。于是慧能当即就把神会赶走了，让他三十年后再回来。

将神会逐出师门，是个禅机

说到这，我可要因此问问你们：慧能作为一代禅学祖师，赶走一个已

经悟道的弟子，这是什么意思？他起的这个心，是什么心？

倘若是常人，以常人思维，一定会把这个得意弟子留在身边，以光耀门庭。可是慧能大师居然会把他赶走！？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而且赶出师门，会使人理解为是一种轻视遗弃，甚或惩罚！那么一个道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注意了，这也是一个禅机。你们可要用心去参，现在参不出，留着将来慢慢参。

几十年以后，未得五祖衣法的北宗神秀，已然在北方朝野弘法，抑且声势日见隆盛；而慧能却僻处南夷，天违粤海，远离京畿，因而影响甚微，岂非天乎！

尝稽南北二宗之通塞，除地理条件外，所传佛法之高下雅俗，当为主因。因为神秀之有相佛法，比较浅显近俗，故而易于接引众生；而慧能的无相佛法的确是高奥玄妙，一时自颇难应俗接世。

纵观古来之传道历史，道行俗界，都是这样，越高妙的东西便越难为众生所接受。当年宋玉对楚王问之辩喻，也确有一定道理。你看：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下里巴人，俚俗皆会。道行世间，也是这样。你觉悟的层次越高，离众生知见也就越远；你修阶基础越低下，离众生俗情也就愈近。

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个太极无为大道传世以后，由于道祖老子的道行起步非常高，“无为而为”，所以也就离开了有为之常道，走向了精微玄奥。于是，道之理说典论也就转向玄微方向发展，离开了大众及诸常见；而佛呢，特别是净土等宗，讲平常，讲家常，以常言译经，越来越落俗，其理说也就越来越有相而贴近大众。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道传与道教反倒不如佛教的声势大。佛教虽是外来宗教，却很快在中国站住了脚，进而发展到“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地步，中华大地的许多好地方，几乎都被佛教占了。可见这弘法渡世，总是：

有形易致无象难，向俗易行向道艰！

北宗曾大行其道，南宗则偏居一隅

当年慧能和神秀之南北弘法，也是这个状态。慧能无象，神秀有形，故

慧能偏居南方一隅，进展不大，而神秀则雄踞北方，不惟大行其道，更且声震朝野，最后武则天都接见了。就在武则天褒扬封赏他的时候，贤哉神秀，真是一个心胸宽阔的道者，面对名位，竟谦虚地说：我不行。我的老师把本门衣法传给了卢慧能，他的慧性确比我高。

神秀不愧为五祖当年器重的高足！要不是有他这么一句话，慧能在历史上，恐怕就很难有后来，很难为朝野敬仰而名载唐书了。因为当时武则天已把神秀封为圣人，如果神秀稍有私念，只须不提慧能，慧能当时也就不会受到朝廷重视，而下旨召见。即或能留下像《坛经》这样的佛典经书，也可能因无人理会而日渐散佚湮没，或许还有可能被神秀一系之徒子徒孙们给毁掉。就是因为有神秀这句话，武则天才知道禅门还有这么一个承继正传衣钵的慧能六祖僻居南夷，遂乃下旨诏召慧能进京。虽然慧能因故没有奉诏进京，仍是逗留北国弘法，但是，人们从此便开始知道他并颂扬他了。

由于慧能未能应诏进京而弘法北国，神秀身后弟子们的心性可不像神秀那样能承认慧能，本来学生通常是只承认自己的老师。何况神秀的几个弟子也确有龙象，继神秀之后，又在北方大弘其法，且率皆影响深远，声震朝野。可这慧能身后，却是晨星寥落，龙象无势，几几乎奄奄一息……

神会舌战群僧，确立南宗顿教

为此，也才有后来荷泽神会禅师在汴京召开无遮大会，辩论南宗为禅门正传之情事。此次大会，南北两宗的嫡传弟子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大辩驳，结果当然是以南宗神会的胜利而告终，从而确立并奠定了南宗顿教的正传历史地位。

应该说，慧能身后还能够立教，这个功劳是神会的。所以，如果要追论禅门的七祖，那就应该首推神会。当然，关于谁是禅宗的七祖，历史上还有着不同的说法。

时移境迁，我们是后人，我们没有处在他们那种南北相竞、顿渐相争的历史环境里。现在我们平静地来看衡南北禅门的宗派优劣，我觉得两派都不能废。法，应该让它两端齐出：一个高，一个低，相辅相成，才能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你的法非常高妙，你就弘扬大道正法，接引大智者；他的法

比较低直，浅显近俗，也不要紧，也还可以去接引普通的钝根人。

既有高妙，也有普通；就像宝塔，需有根基

这就像我现在写经书典籍一样。我已经写好三本经书，还想再写两本。这些经着，可以这样说，它们本不是给常人看的，常人大都可能看不懂，这是端给有特殊因缘的智慧利根人准备的。但是，这种书又不能取代一般的普及性著述。将来你们写的书，那就是给普通人看的，那就比较接近他们。你们用这些书把他们引进来，如果他将来还要再往上走，可以再来看我的经书。道之为书，如果光有高妙的，没有普通的、浅近的，那就糟了。那就会像宝塔一样，失却基座而变成空中楼阁！没有基础，顶尖又立在哪儿呢？

神秀晚年也得道了。而且从道来讲，神秀承认了慧能，就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圣人。神秀、慧能，他们两个都是圣人，一先一后，一北一南，真是五祖门下的一对龙象！

为此，从道来说，这两个教派都应该存在，不要光提顿教，就把渐教给忘记了；光立渐教，又把顿教给忘记了。偏向偏重哪一方，这都不对。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本《坛经》——它的名称内容，显已经改易，真正成书奉典，即今见经称之成书年代，至少应该是在慧能身后，甚至可能已是荷泽神会以后的事了。神会在那个无遮大会辩论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禅宗的顿教正传，应该是在那个事件以后，才得以逐渐确立起来。

所以，我们就凭这本书名叫“南宗顿教”这一点，应就可以判定，它是慧能身后之人整理的，而且这个名字也是后人尊奉上去的。所以这本书才被称为“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这里，“南宗顿教最上乘”，这是一句中国话；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梵语。所以说这句话是中西合璧。从这句中西合璧话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佛经传到中国，是以中西合璧方式才得以传播的，这就是佛学在中国立基的根据。所以佛学能够在中国扎根，那是因为中国有道、有道文化的土壤。

此外，这部经的名字，除了有个总称以外，它还有一个分称，就是直接点明“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韶州大梵寺，在唐代应是一

个很大的寺庙。

“施”就是布施的意思。“施法”，就是布施佛法，从弘道来讲，世间最大的布施，就是正道与正法的布施。

法布施，是度人宝舟，布施之最上品

布施落有，即是有相布施，不管你是哪方面的布施。用钱，就叫钱布施；用物，就叫物布施；用情，就是情布施，率皆虚妄不实。释迦牟尼认为，只有法布施是度人的宝舟，所以法布施是布施中的最上品。最上品称为施法——并不是给你法，而是布施法。

“坛”，是设坛的意思。因为过去举办盛大的典仪类事情，都要设坛。比如说皇帝祭天，要设坛；皇帝拜将封帅，要设坛；和尚道士讲经说法，要设坛；还有，作法事、追悼纪念要设坛。于是设坛就成为正规、庄严、隆重、高尚的一种特定仪式——倒不是一定要搭很高的台，但都叫“坛”——佛叫佛坛，道叫道坛，总称叫法坛。

慧能设坛讲经，所以称为“坛经”。

讲经缘起

(坛经原文)

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刺史遂令门人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秉承，说此坛经。

师：经中这一段的记叙，亦即讲经缘起。

慧能大师应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之请，在大梵寺里升高座，说解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衡度文字，这一段，应是法海等成书之时加进去的，是编撰者在叙述坛经的始由缘起，本非慧能语指。因而，这段文字还不属于坛经经文的范畴。

关于无相戒：无相，实际上就是无着、不着。能什么都不着，这叫无相。因为人容易着相，所以只要了无着，也就了无相。

“施无相戒”，也就是种一个无相戒的因——种一个自由自在之好因，希能进入一个无相无碍的证悟境界。但是，受了无相戒的人，能不能真正无相，那还得看他的实际悟证。因为授无相戒，同时也就着了另一个有相——佛相，还着了一个身相，一个法相。